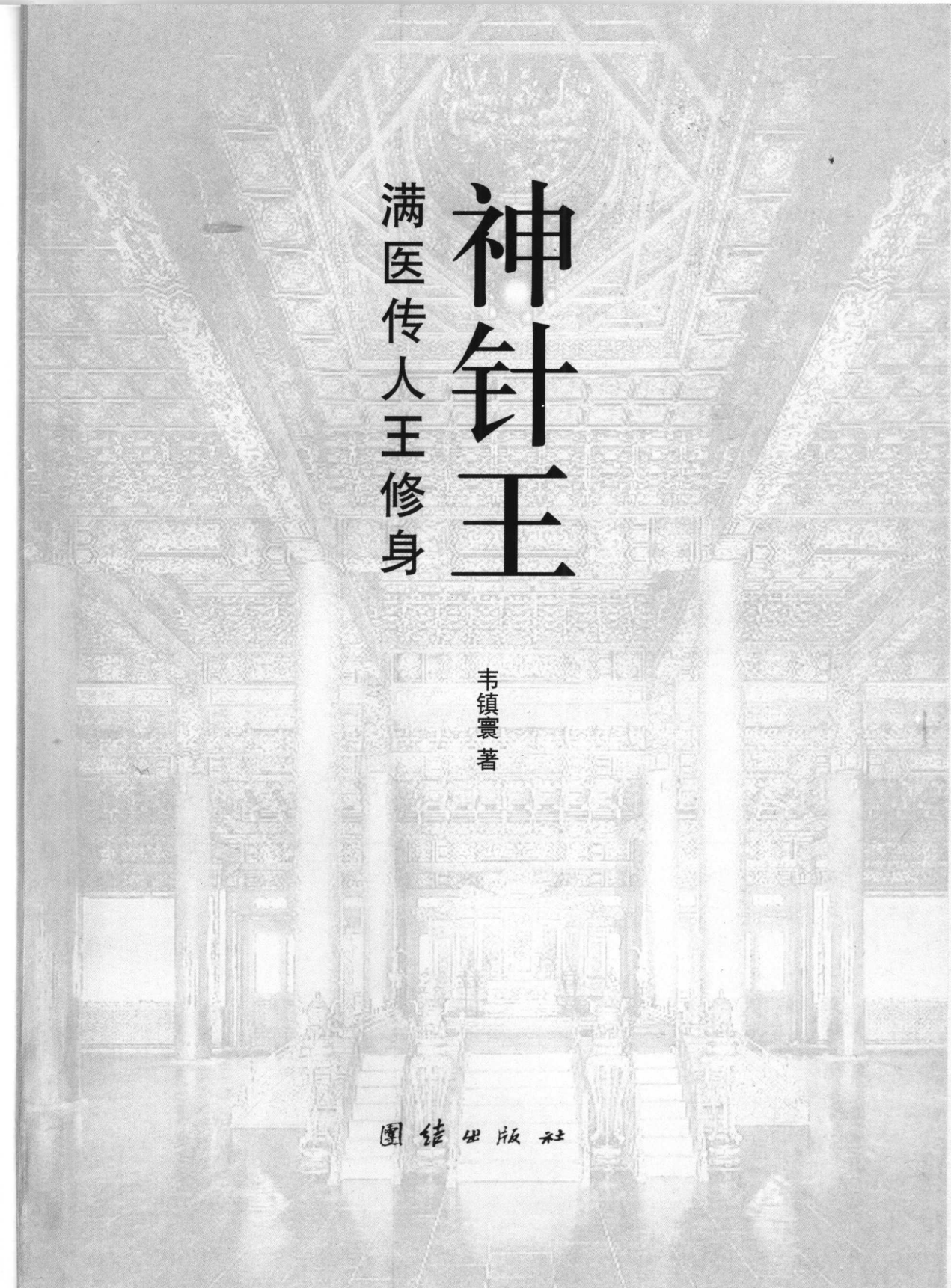




神针王

满医传人王修身

韦镇寰 著

团结出版社



满医传人王修身



爱新觉罗·溥杰题字



满学研究委员会赠匾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5)
第一章	(6)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0)
第四章	(25)
第五章	(32)
第六章	(38)
第七章	(44)
第八章	(49)
第九章	(58)
第十章	(62)
第十一章	(70)
第十二章	(77)
第十三章	(83)
第十四章	(95)
第十五章	(101)
第十六章	(106)
第十七章	(112)
第十八章	(117)
第十九章	(122)





第二十章	(129)
第二十一章	(137)
第二十二章	(144)
第二十三章	(151)
第二十四章	(157)
第二十五章	(164)
第二十六章	(171)
第二十七章	(176)
第二十八章	(182)
第二十九章	(196)
第三十章	(202)
第三十一章	(206)
第三十二章	(211)
第三十三章	(217)
第三十四章	(222)
第三十五章	(227)
第三十六章	(231)
王修身自述	(235)
王修身新发明的穴位拍打健身强体养生操	(249)





序 一

王梓夫

罹病遇良医，千年修来的造化。认识王修身教授，便是源自一场不大不小的病。2002年11月，我去大厂县与友人小聚。中午喝了酒，是当地酿造的一种叫做老北京的酒。酒后又去蒸桑拿。那一天酒兴很高，我对与和我一起蒸桑拿的副县长刘晓波说，这酒不错，口感好，喝多点儿也没感觉。刘晓波说，我车后边还有一箱，你都拿走吧。说拿便去拿，我们匆忙穿衣出来。外面的风很大，好像是那一年最大的风了，刮得走路都打晃了。后来想来，也许是因酒喝多了打晃的。须知的我头上身上还满是桑拿里蒸的汗水，仗着身强力壮，也仗着酒劲儿，一点儿也没在意。

到了晚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临到睡前洗漱的时候，突然发现嘴里含不住水了。对着镜子一看，嘴角歪斜了。第二天一早，我便急匆匆赶到北京医院就诊。女医生检查后排除了心脑血管的毛病，确诊为面瘫，便开了药。服的药是强的松，激素，大计量的，每天9片。医生还嘱咐先不要针灸，说是病毒引起的云云。那一段我的社会活动比较多，还有一个北京作家到温州访问的任务，机票都买好了。病急乱寻医，除了吃北京医院开的激素，还听信广告买了一个疗程的天蚕片。几天过去了，病未见好，开始着急了。更要命的是，大量激素服下去兴奋得整夜不眠却毫无倦意。后来解放军医院的邢院长让我慢慢地将激素减下去，并建议我中医治疗。

正在这个时候，北京作家黄广生打电话约见，我说我得了一种见不得人的病。他说你得艾滋病了？我说，是没脸见人，嘴歪了。他说这好办，我带你去找神针王。第二天一早，黄广生便把我带到神针王家了。

《神针王》里谈到的王修身学医的启蒙老师，著名医生黄国珠，便是黄广生的祖父。黄国珠是王修身的外祖父，论起来黄国生该是王修身的表





弟。因为这层很近的关系，王教授说什么也不收我的诊费，而且还对我格外眷顾。特别是王教授的老伴儿李玉香更是愿意跟我家长里短的闲聊，有时候还留我在他家用餐。我随着黄广生自然也跟王教授拉成了平辈，大大方方叫李玉香嫂子。

说来惭愧，尽管神针王名传遐迩，我们又居在京都，我却对王教授一无所知。到了神针王诊所，看到溥杰先生的题词，看到满墙挂着的各种荣誉证书及患者答谢的锦旗，我才愕然了。更让我愕然的是一盘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神针王》的录像片，里面翔实地记录的王教授的医德、医术、医道。尽管如此，我对神针王的了解依然是表面的、肤浅的。

反过来再说我的病，我是个好脸面的人，偏偏得了一种丢脸面的病。王教授看了看，说这是小病，很小很小的病，多则五次，少则三次就能让你恢复原状。几针下去，我对着镜子一照，还用三五次吗？这一次便手到病除了，我完全可以出去见人了，粗心的人绝对看不出来。为了巩固成果，我还是坚持多治疗几次，后来治好了脸，又治腰，我的腰又犯了腰椎间盘突出。我一边治病一边加深对王教授的了解和理解，也一边向亲朋好友宣传介绍神针王。《作家文摘》的总编辑刘进元陪我一起去过，北京电视台制片人黄殿琴跟我一起去过。不久黄殿琴还拍摄并播送了《京都神针王》的专题片。后来作为女诗人的黄殿琴还写了一部很著名的作品《京都奇叟》，王修身便是该作的主人公之一。

我和王修身一家人的友谊与日俱增，时不时地便去神针王的医馆看看。有病扎几针治病，没病扎几针健身。时间长了不去，嫂子便打电话来，说想我了，让我什么时候过去吃玉米面贴饼子。我也经常将一些得了疑难怪病的朋友介绍到王教授那里去，去之前先要嘱咐，诊费照收，否则他们听说是我的朋友，是绝对不要诊费的。

一天早上，电视剧《渴望》的导演鲁晓威打电话给我，没说几句话便哭了起来。他说早上起床，突然觉得右臂没了，一头栽在了床底下。然后便是各大医院求医，说是臂丛神经麻痹，肌肉萎缩。西医对此束手无策，只能保守治疗，等待奇迹的发生。一个欢蹦乱跳的大活人，突然残废了，能不哭吗？我像当时黄广生安慰我一样安慰着鲁晓威，随后便把他带到了





神针王医馆。

王教授给鲁晓威针灸让人心惊肉跳，胆小的真不敢睁眼看。二尺多长、自行车车条粗的大针从肩胛处穿过来，然后像拉胡琴一样两只手用力拉着。尽管这样，鲁晓威依然是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十几天之后，再进针的时候鲁晓威开始龇牙咧嘴了，再后来便嗷嗷大叫了，一个月之后右臂又找回来了，可以自己开着车到医馆了。鲁晓威在自己治病的同时，还把吴玉华带去了。吴玉华在《渴望》里崭露头角，后来在电视剧《篱笆·女人·狗》中出演枣花，更是声名鹊起。她患有胃神经紊乱，吃下的东西不往下面走，很是痛苦。与此同时，还有几个演艺界的朋友前去就医。那一段时间真有意思，躺在病床上的大牌明星导演，成了神针王医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亦偶尔前去，医馆里显得格外热闹。

我经常看到医馆里去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人，多是在外面多年求医而无效的疑难杂症。从山东郓城来了一个小女孩儿，七岁，患的是重症肌无力，是她的父亲用两只胳膊托着她进来的。小女孩儿的浑身上下软塌塌的，四肢像面条儿，连眼皮都很难睁开。王教授为她针灸，真是一天一个样儿。眼瞧着她能抬头了，眼瞧着她能站立了，眼瞧着她能弯腰拣地上的硬币了。三个月之后，小女孩儿能跑能跳能上树了，高高兴兴地回家上学去了。还有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小伙子，19岁，长得眉清目秀、英俊帅气，可就是不会说话。说哑巴又不聋，嘴里总是呜噜呜噜的。王教授只给他扎了一个疗程，小伙子能清清楚楚地说俄语了……

类似的事情还很多，除了病人，还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这些人主要是猎奇，听说神针王如此神奇半信半疑，到这里来验证一下。来的人都不会失望，好多人还成了王教授的朋友。王教授也因此交了许多国际友人，他到国外讲学、出诊的任务也多了起来。

我是与王教授交往一段时间之后才读《神针王》这部书稿的。翻开书便让我惊异不已，因为我也是写书人，这么一部书该怎么写呢？书中不仅写了王教授的身世及行医经历，更写了王教授的医德、医术、医道。医德医道尚可表现，医术该怎么写呢？书里记载王教授治病，不但记了病例，还记了治病的具体方法，而且还记了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方法，使用这些方





神针王

法的原理何在，令人叹为观止。再一看才发现，原来写书的人竟然是个方家，难怪能写出如此高深的医术。读该书，既知道了王修身是怎样一个人，知道他怎样给人家治病，还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给人家治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这部书向读者介绍了一个有着崇高、敬业、奉献精神的王修身，还为王修身保留了一大批治病救人的良方良策。是一部既有认识价值又有研究价值的书。

再看看著书者，亦是了得。原来是个集医术、武术、作家于一身的全才。此公出身六代世医之家，自己在梧州亦开着医馆；此公亦是岭南武术传人，亦在当地开有武馆，收弟子数千；此公同时还是著作颇丰的作家，写有传记、小说、随笔若干部，并是梧州市通俗作家协会副会长。医术武术都是中国的国术，写好国术需要国学的根底，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韦公此书的真功夫所在。我暗自庆幸，王修身教授算是找对了人了，换了别人不一定会把这部书写成什么呢。

《神针王》是韦镇寰先生为王修身写的第二部书，完稿之后，王教授打电话给我，说让我看看，并写个序。我当即取来书稿，当即便看完了，看完之后便写下了这些文字。不大像序了，拉拉杂杂说得多了些。好在王教授没有给我限制字数，我也就信手写来，不算是作序，算是将我所知道的神针王介绍给读者，也算是纪念王教授和我的交往及友谊，同时也借此表示我对韦镇寰先生的敬意。

2007.7.14 于桑梓轩





序 二

王修身教授年过七旬，名满中外，系美国中山中医院副院长及我会常务理事，为编撰《神针王》王修身针灸医术及民族针灸学之精华面世，深感欣慰。

王修身是满医世家，第三代御医传人，身得中医针灸真功秘传绝技。曾任中医内科针灸主任医师，在二十多种辞典中名列其位。溥杰先生题词“神针王”。美国国际荣誉评选委员会评为民族医学成就“金杯奖”，香港国际传统医学“金杯奖”。

王修身教授其祖辈乃为御医传人，得中医针灸秘宗之真谛，奥妙之精华，实为中医医学宝库之瑰宝。有五十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有三十多种报刊等介绍他的针灸真功秘传绝技，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交流大会，荣获美国中华医学会“国际名医金奖”香港国际传统医学研究会“国际名医奖”。

拍摄科教片《中国神针王》、《满医神针王》、《满医针灸绝技》国内外公开发行。

《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健康报》、《菲律宾世界日报》、《美国侨报》等都发表文章介绍他的科技成果。

他的医德、医术、医道博得众人赞扬。

为继承和弘扬民族针灸学术解患者之痛，病者之苦，救死扶伤，实施人道主义，造福于民，行医社会，多做贡献，乃是我会之宗旨。

为赞誉王修身教授之满医精湛针灸学术，我会于1991年2月特向王修身教授赠匾“满医真传”，昭示铭志，以飨世人。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满学文化研究委员会





第一章

距北京城约 90 公里的门头沟区西北沿河城乡内，现在还有一座举世闻名的边塞城堡，它是明代长城的一座屯粮驻兵、守御山口的要塞。历史悠久，始建于明万历六年，东西各有城门，东门名“万安”，西门名“永胜”。城墙用山石垒砌，固若金汤。并建空心敌台 15 座，每座敌台以“沿”字编号为序，分布在自沿河城北的狮子沟起至西山龙门口止一线崇山峻岭的山口，是守御京城的四大门。

1931 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个满族男孩诞生于长城脚下的京西斋堂镇。满族原称满洲族，满洲就是佛经中的曼殊，喻妙吉祥之意。乾隆皇帝在《满洲源流考序》里说：“我朝肇兴时，旧称满殊，所属曰珠甲，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音转。”乾隆的解释是说满洲族历史悠久。

门头沟区历史悠久，位于斋堂以东的 4 公里的东胡林人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文化遗址，距今约 1 万年。

斋堂镇原属河北省宛平县，是京西重镇。所谓斋堂，顾名思义：乃吃斋念佛人食宿之地。早在唐朝年间，斋堂北部山中始建灵岳寺，是京西很有名气的佛家庙宇。长年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不断。后来附近有了不少住户，这里就成了灵岳寺村。灵岳寺位居深山，活动不便，为了安排众多佛教信徒的食宿，在山下开阔地建起了斋堂，以供到灵岳寺前拜者食宿之用。斋堂位于北京西 80 余公里，雄踞于重山之间的开阔地带，是京师通往河北省至蒙古高原的要塞。明万历年间建城伊始，扼守古道要津。斋堂镇分东斋堂和西斋堂两个村，两村街长各一里。

1931 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哇！哇！哇！”婴儿出世，王门恭喜。





这第一胎就是儿子，王得财喜上眉梢。他二话没说，直奔村内的龙王观音禅林装香还愿。

王得财双手奉上供品，下跪上香，暗暗祷祝一番，然后才兴冲冲归去。

然而，男婴的外祖父则更为兴高采烈。他为自己的女儿黄桂云顺风顺水产下麟儿而喜不自胜，这位以中医、针灸而誉满乡梓的名医因有女无儿，一直耿耿于怀。此时，天可怜见辄得男孙，医钵有传了。他坐在藤椅上，赏心悦目地凝视着琳琅满目的书房，重重叠叠的线装书，文房四宝，罗列有序，散发着一缕淡淡的书香味。处方笺、脉枕和针灸针在桌上一派凌乱已无暇整理。他脑海似在波翻浪涌，正陷入沉思。他正在为孙儿的起名绞尽脑汁。忽然，灵感骤来，《礼记·曲礼上》不是有此佳名么？“修身践名，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行医即行善，善医即积德，修养好自身的道德，这是处世的根本。对了，就叫修身吧！今天，日是庚、时是辰，别字就叫庚辰吧！一锤定音。

1937年，修身5岁，活泼多姿，载欣载奔。有道是“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但王得财还是乐不起来。只听他低声吟哦着清人海秋先生的悲秋词：

绕楼一带薜萝墙，
西风瑟瑟横圻。
眼前垂柳垂杨，
芦花容易如霜。
雁声长、几时飞到。
高城远村，
乱堞斜阳。

十年冠剑独昂藏，
古来事事堪伤。
狐狸谁问，何况豺狼。
蓟门山影茫茫，





好秋光、无端孤负。

阑干倚遍，

风物苍凉。

· 王得财为何对这首伤时叹世、忧情怨怀的词感同身受呢？

当然事出有因。

上月，他与友人同登京都戒台寺时就想起海秋当年登龙树寺凌虚阁时睹物伤感，即席填的这阕词印象原来就深，此际登临远眺怎不睹景伤怀呢！京都一片萧瑟景象，同是寺院，芦花似乎过早地就飞白如霜了，秋雁也不知何时就已飞来而长鸣不已。尤其是依稀可辨的“高城远村”，只见散乱破败的石墙，也歪倒在一抹斜阳下。“古来事事堪伤”今又何尝不然。

风声紧，雨意浓。日军的张牙舞爪咄咄进逼，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华北重镇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重庆又遭日寇轰炸。“狐狸谁问，何况豺狼”，入侵者以大东亚共荣圈，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强盗行径，侵我中华。一介书生的王得财伫立窗前，帘外秋雨，袭人秋风，徒叹奈何！他正为京城的湖光山色惨遭劫难而沉痛，为神州陆沉而悲伤，为风物悲怆凄凉而哽咽。

“爸爸。”已惯黎明即起的王修身稚声连呼。

“小庚辰，不多睡会儿吗？”

“不，我要背书。”

“你现在能背些什么书？”

“三字经、千字文。”

“好，今天是写毛笔字。”王得财翻开字帖。

王修身端坐着，一笔一画工整地写：

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

古有千文义，须知后学通。

待儿子抄写几遍毕，王得财用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话语教导说：“学问是从勤奋中得来的，需要在窗前灯下苦读上万卷的书册；从小就要





多学习才有学问，一生都怀着雄心壮志；自古以来有着千种文章的道理，要知道只有在勤学之后才能够精通。”

小庚辰把双眼睁得大大的，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黄国珠常在工作之余探望女儿，但更关心的是那小外孙儿。一次，王修身独自在家洗澡，黄国珠老眼一亮，看到孙儿背上竟有一倒挂葫芦状的印记，凑前细看竟是明显胎记，甚是欢喜。找来女婿、女儿开口便问：“你俩可知小庚辰背上的标记么？”

黄桂云接口道：“这胎记一出世就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大了点。”

“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黄国珠看着他们摇头，连忙说，“这可是千百年来中医在诊所的门上作为标识的葫芦呵！”

“岳丈大人……”王得财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几十年行医，为收一传人至今还没有找到，收徒讲究个‘缘’字，可遇而不可求，现吾年纪老迈，腰力脚力亦大不如前，今偶然看到孙儿的背上竟有此鲜明葫芦，莫非天意耶！老朽的意思是现在就把小庚辰带回去，我要刻意把他培养为一个比我还要出色的医生，你俩认为怎样呢？”

多么突然又令人愕然的一番话语。

王得财与黄桂云怔怔相望，一时无语。但都感到儿子还小，怎么能胜任，能领会那么枯燥的汤头歌诀，药性、针穴的学问吗？

“你俩若舍不得儿子，也就当我没说这个话，但你俩若同意了，我有话在先，先收徒一年，如他并非这个料，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还给你们。”黄国珠性子甚直，斩钉截铁。

“现在烽火连天，既无学校可供读书，整日念三字经、神童诗也不是办法，既然岳丈大人有此美意，我们谢还谢不过来呢！”王得财拱手一揖。

黄桂云见丈夫同意，内心自是格外欢喜，自己从小就受到父亲的耳濡目染，儿子能学到一门修德至上的学问，敢情好呢！她熟知父亲是急性子，连忙与儿子收拾行装，并把儿子叫来身边：“你喜欢到姥爷家中读书、上山采药么？”

一听能出去玩，而且能上山去玩，王修身乐得手舞足蹈，忙扑到父亲





神针王

怀里：“我要到姥爷家。”

黄国珠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8岁那年，王修身离开了家乡西斋堂镇来到姥爷的家中。

黄国珠引导他迈开了人生关键的第一步。

“小庚辰，你喜欢听故事吗？”黄国珠等孙子与小伙伴们玩耍归来问道。

听故事是小朋友的天性，哪个不喜欢呢。

黄国珠用毛巾抹干了孙儿头上和身上的汗，娓娓道来。

“在四十多年前，北京有个叫袁鹤济的少年才14岁，不幸父母相继去世。因生活所迫，为了养活自己和不足8岁的弟弟，连日疲于奔命地给人打工。终于病倒了。多亏乡邻关照，才转危为安。身世的凄凉，自身的劫难，使他萌生了学医的念头。白天，他在田间干着重活；夜晚，点燃干柴照明一样苦读不辍，有时日仅一食粥，但却从来未间断过读书，后来竟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后又考入前清太医院任御医，后在京行医，声名大振。”

“姥爷，这是不是叫‘头悬梁，锥刺股’啊！”

稚音清脆绕耳。黄国珠望着孙儿那双闪亮的眼睛，赶快答道：“对！”

这是黄国珠给孙儿上的第一课。

袁鹤济大夫的故事深深印入了小庚辰脑海中。

王修身窗前晨诵，已成习惯。

“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泽泻利水通淋，而补阴不足，海藻散（破气而治）可难。闻之，菊花能明目而清头风……”

“停，昨天已说了海藻的功用，今天，我来与你说这菊花。”黄国珠耐心解释道：“菊花是诗人、墨客喜欢吟咏的花，更是历代医家用于治病的常药，菊花性甘苦、凉，具有疏风、清热明目、解毒的功效。花大而香的为甘菊，花小而黄为黄菊，花小而气恶者为野菊，还有菊花叶性辛、甘、





平，能去烦热、明目、利五脏，主治疥疮、痈疽、头风、赤眼、目眩、泪出等症。菊花怒放于百花凋零的秋季，傲然有逸士之操，君子之节，所以与竹、梅、兰合称‘四君子’。”

“姥爷，菊花能治什么病呢？”

“我说个小故事你听，你记得就牢固了。”黄国珠很善于诱导，“宋代有位诗人叫赵师秀，他写诗以清新流畅见长。有一年春天，赵师秀独自踏青逐胜，看得高兴，连吟佳句，只因忘带笔墨，未能录下，回到家中，怎样写还差一句，心中老大不快，挖空心思也想不起来。瞬间，就感到头晕、耳鸣、恶心，肋部还有些隐痛，自此卧床。恰有一老道士化缘路经此地，诗友们便把他请来，老道士诊赵师秀脉，双关脉弦兼数状，苔厚兼黄腻，面热潮红，便道：‘赵公子平素阳盛，肝阳上亢，上冒巅顶，故发眩晕，面色潮红，火动可见，扰乱心神，脉弦是阳亢之象，加之忧思添疾，便显得急躁易怒，这是风眩之症呀！’随即处方。菊花晒干，浓煎，空腹服。赵师秀见老道士医理果然精通，便情服其方，病果愈。”

听毕。王修身对菊花能疏风、治晕眩的功效实是难忘了。这时，姥爷出外应诊去了，他自觉地拿起药书读下去：

射干疗咽闭而消病毒；薏苡理脚气而除风湿；藕节消血而止吐衄；栝蒌子下气润肺喘兮，又且宽中……

俯仰之间，一年已过。

王修身早已能熟诵《四总穴歌》。

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

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

对《中风七穴歌》也能咏诵如流。

中风七穴分两组，一组百会与曲池。

肩井风市足三里，绝骨曲池随后跟。

二组风池与大椎，肩井间使曲池行。





更有百会足三里，各灸七壮应记心。
中风半身均不遂，言语寒涩见效灵。

白驹过隙又一春。

王修身不仅能背出中医小四经曲《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也能熟诵《针灸百症赋》。

诵其言、思其义、存诸心、见乎事。

历来中医授徒，都十分强调把经典著作读熟、背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少年王修身每每听到老师黄国珠常常口中念念有词，不假思索，张口就来，很是羡慕。老师常说，你的书熟到有朝一日临床应用时，就成了那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能熟能生巧，别出心裁。

王修身在老师的调教下，迈出了坚实而可喜的一步！

